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十

閏位部 二十九

族表 明賞 延賞

族表

周書云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蓋所以彰德而揚善也自古令上
率行茲道若乃雄視區宇裂疆鼎峙餘分應曆希古崇教何嘗
不旌別懿行敦勵風俗其有先賢餘俗拱木斯榮忠臣英烈碎
首不屈孝感發乎誠性義讓興於儉行高避世紛博施以周急
居身以挺操者莫不嚴其祠祀申之賻禮臨弔加謚廩給行爵
優錫異等給復累世故雖匹婦之時其敢忽諸

秦始皇時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涪陵出冊

而檀其利數世家亦

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帝以為真婦而客之為
築女懷清臺

宋高祖初為宋公北征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盛德不泯
義在祀典微管之嘆撫事彌深張子房道垂黃中明哲先照風
雲玄感蔚為帝師大極橫流夷項定漢因以參軌伊望冠德如
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嘿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
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
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可改構榱桷脩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存
不刊之烈

永初元年追封王鎮惡為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初鎮惡為

沈田子所害高祖表於天子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
志節亮直機畧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蕞褻勢據上
流難興疆藩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肝食之虞一
朝霧散及王帥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
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佐克成之效莫與為疇實杆城
所寄國之方邵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暉威僕討
賊既遠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忍害
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之為傷惻
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動參前列殊績未酬宜蒙
追寵願勅有司諒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至是帝
受命又追封焉

文帝初即位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群醜損命遐疆志節不申感悼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關纂獻規荷榮晋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

元嘉三年贈會稽諸暨人賈思天水郡顯親縣左尉思母亡居喪過禮未塋為隣火所逼思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思及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由是追贈

四年改吳興人潘綜所居之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綜孫恩亂與父俱逃父老不能去謂綜速去無并死綜不忍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義而舍之故有是命

是年勅榜表會稽永興人郭世道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里又榜會稽山陰人嚴世期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世期少有孝行母亡負土成墳仁厚之風行於鄉里大小莫敢呼其名者會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待表愉表其淳行常嘉之故有是命世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歎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鮮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服之二十餘年死并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年荒年並飢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晏之表言之故有是命

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啟玄往銜命虜庭秉義不屈受任白水盡勤糜憊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受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二十五年幸江寧經劉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勲克茂功銘鼎彝表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營城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二十六年幸丹徒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

孝武帝即位初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武將軍關中侯卜天興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刃勇冠當時

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帝親臨哭給天興家長廩初天興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興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欲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於天下同出拒戰並死故有是命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湛之等以義廢立事為元凶邵所害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慟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卹賜於是三家長給廩又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正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減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仍改其所居稱

為孝張里敷吳興人父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塋畢不進
監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警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
茂度曰我冀警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來未暮年而卒
又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獎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表
之至誠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
率袁淑文辯優給秉尚敦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拒逆
氣震兇黨雪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殞難未有出其右者
興言絕悼無廢手心宜在家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大尉
謚曰忠憲公淑為元凶所殺故有是命

大明二年改晉陵人餘齊民所居之里為孝義里齊民為邑書
吏父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
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
里其日而至門方知父死踴踊慟絕良父乃蘇問母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咷殯所須吏便
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
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精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
慟殞亡雖迹異慘柴而誠均丘趙方至化淳以禮治本惟孝靈
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泯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
茲可改其里為孝義里觸租布錫其母穀百斛從之
五年行幸經殷景仁墓詔曰故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才
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光照惠政茂舉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
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又經王弘等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

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邵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正身並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勲民恩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於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七年車駕幸南豫州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據墓明帝即位初以柳元景為前廢帝所害詔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議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屬沉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燹皇化方任享漢輔業懋殷衡而蜂狄肆濫顛加禍毒寃動勲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蔡臨寶業情典

既申痛悼弥軫宜崇賁微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徐三州諸軍事大尉侍中刺史公如故給班劔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又以故侍中大尉沈慶之為廢帝所害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

泰始三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遣信要引魏魏遣尉遲苟人等救之安都降魏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儻審歆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安都從子索肥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為帝所哀追贈儷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表列公孫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公孫僧遠會稽剡人孝父母以孝聞弟亡無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歛送之費兄妹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吞也薛天生劉懷喬亦晉陵人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懷喬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尉之為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度哀切兄弟皆見原吳達之義興人姨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榔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因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韓係伯以桑枝蔭讓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文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孫淡太原人僑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愈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蔣雋之妻黃氏義興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封延伯者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口同居武陵邵營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眼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楊黑頭踈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柳世隆以母

憂去職大祖踐祚起為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帝手
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職非直使
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荅曰世隆至情而深哀過乎禮事
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
增寵足以勵俗敦風張瓌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
俸大祖勅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情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墳晉亮兩王榮覃餘裔
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繁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
景和之世特有殫心雖末節不忠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軫
優隆繁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槨可為經理粗令周禮攸之
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送返舊墓在所為營葬事是

年又詔會稽永興倪翼之母氏表門閭蠲租稅丁少喪夫性仁
愛遭年荒分衣食以給里中饑餓者鄰里永借未嘗違之同里
陳禳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
禮妻徐荒年客死山陰丁為置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
旅斷村里比屋餓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西喪
無以葬丁為辨塚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
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有詔蠲表

五年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
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
榮命以旌善人可贈中書郎叡明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
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故有是贈

鬱林王即位初吳興大守孔瑋之表白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懷絕身之痛專席常居御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謗其閭里有詔謗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明帝建武三年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詔表門閭蠲調役又吳興栗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軋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詔為其二子婚仍加蠲表時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江舊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帝勅來仗二十人防墓所王虛之廬江人十三喪母二十人喪父五十年監酢不入口庭中楊梅隆冬三實每夜所居有光如燭永明中詔謗門仍蠲

其三世

和帝中興三年以故侍中中書監徐孝嗣謀廢東昏未決并子演况遇害瞎大尉侍中中書監如故二年孝嗣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歛四十人如羽葆鼓吹謚文忠改封餘干縣公贈子演侍中謚簡世子况散騎侍郎

梁高祖初為南雍州刺史州人常愛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帝聞之親往臨弔

天監元年陸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豫章南昌人滕曇恭母卒水漿不入口晝夜哀慟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又長沙臨湖人徐普濟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

子與母同牀寢母為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贈為表言其狀並有詔旌其門閭

大通四年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敷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身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節義處士以顯高烈帝少與詵善雅重之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普通中徵為中書侍郎皆稱疾不起及卒遂有是詔

周捨為太子詹事時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為有司所奏免官既卒贈侍中高祖詔曰故侍中護國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

盡忠歷掌機密清身自居食不重味服靡蕪衣淪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芥之善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荀匠丁父兄服歷四年不出戶哭泣目皆爛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穎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

沈崇儵吳興武康人母卒廬于墓側自以家貧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衣食麥屑不敢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

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之即遣中書舍人尉勉之乃下詔曰前軍參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齊制不終未得大葬自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辰更為再暮之始雖即情可矜而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而受官苦自陳讓

甄恬江陵人喪父盧子墓側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高祖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群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

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滋多收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

問加以爵位

臧質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忿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函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勅累遣譬服闋除丹陽尹丞

元帝承聖初追贈故吳興太守張嶠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初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嶠遣弟伊率郡兵千人赴援景遣侯子鑒率精兵二萬擊嶠為賊所害賊平乃有是命

陳宣帝時改玉知玄所居清苦里為孝義里知玄太原人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故有是命

後主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柰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有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明徹吳明徹也

爰初躡足迄屆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招定淮淝長驅彭汴覆勅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懾於異俗功攻著於同文乃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歸師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損無辭入祔之屈望封嶠之爲易冀平澤之非難雖志在伸身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城堪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馥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爲嗣明徹爲隋師所執卒於長安故有是命

東魏靜帝武定末高祖與弟謚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標閭里

北齊神武爲東魏丞相時尉興敬爲帳內都督神武敗周文於邛山興敬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神武哀惜之親臨弔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

文宣帝受禪初詔故大傅孫騰故大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萬侯千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尉雋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墓或不幸早殂或損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天保元年祭告故贈大尉魏泰之墓泰初從神武西討爲周文所襲自殺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幸而功名自建陸彥師字雲房初仕後魏爲襄城王元旭參軍以父艱去職哀

毀殆不勝喪與兄邛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
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文宣聞而嘉歎旌表門閭號其所住
為孝終里

武成帝以清河王岳顯祖時為高歸彥纒構憂悽而薨後歸彥
反世祖知其所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
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兵之功重贈太師太
保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
周洵贈太師故武昌郡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
先是鄂渚再為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
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荊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

夏甚邇因命周洵舉舟師沿流以救之洵於是引兵東下纔及
鄂界遇郎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將掠且盡既
而洵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鬪志遂為淮寇所敗將卒潰散

洵忿志自投於江洵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

臣欽若等曰至
洵本姓成

是因追贈以其係出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洵兵敗之後武昌以
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為淮寇所陷戴洪以送惟揚
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節歿於王事帝每言諸藩屏隸經綸
之業必首痛洵洪之薨至是追贈之仍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
宗屬錄用焉

三年八月贈故山東道節度留後王班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
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班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為郡守王留事於

襄陽為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帝為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
為亂兵所害

是年牢牆使

梁祖諱誠故曰牢牆

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僕射

押衙王彥洪高漢銓丘奉言仇瑗並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
初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罹其酷至
是褒贈之

明賞

夫爵以報德賞以報功蓋百王不易之令典也而况閔位之君
臨御非廣鄰有疆國下覽群心儻非示彼寬仁厚其褒賞則何
以致文武之輸誠被衆庶之悅服所以當凱旋而振旅也則行
飲至策勲之禮或拓宇而開邑也則施䟽爵疇庸之典故使忠

義激於肝腸華寵浹於家族捨此道也其可濟乎

秦始皇初為秦王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轉獻督亢之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不得
持尺寸之兵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常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蜀先王定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

錢五百萬錦千疋其餘班賜各有差

先王圍成都劉璋出降蜀中殷盛先王置酒大饗士

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吳大帝黃武五年攻石陽孫奭為楊武將軍領江夏太守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良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大帝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見奭軍障整齊帝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楊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景帝初封琅邪王廢帝廢孫綝使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迎帝即位永安元年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都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遺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

十一月帝聞孫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誅綝已已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

後主大帝孫和子也初封烏程侯景帝薨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迎立之元興元年八月以太將軍施續太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朱高祖踐祚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擅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

陽侯檀詔使侍節雍梁南北秦西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潁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狼山子劉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宣陽侯張邵參西中郎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中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容循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為侯粹改封建安縣並增邑為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邵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

明帝初即位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彞命殊績顯朝榮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啟密贊羨機妖徒子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極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徽列尚書左僕射領衛尉蔡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者淵器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可封安邑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
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

明帝建武末王敬則叛逆既敗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
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
也梁太祖開平二年十月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環為左
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為輝州刺史以右天
武都頭韓塘為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為右神捷
指揮使仍賜錢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

三年六月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郡叛知俊弟內直右保勝指
揮使知浣自洛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溫已上二十二入
於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勅知浣黨之中最為頭首龍虎
之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
知浣最上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
階固須除受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一人一時向前
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內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
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
八百五十文先頒勅命便受群符亦綠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
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三百貫文數
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
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已後支給令與轉官職仍勘名御分析
貫申奏當與施行

乾化元年九月帝駐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

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二年三月勅以攻下棗疆縣有功將校杜輝等一十一人並超
加檢校官衙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軍職

延賞

夫念切不忘延賞及後邦家之治所以有成人臣之心於是知
勸雖商周之盛典墳所載未賞易此也而况當艱危之際有戰
伐之事或分據於一方或抗衡於中國必在摠挈豪傑罔羅英
俊顯忠遂良盲材樂善而已其有不同德之臣一心之士生著
功烈沒樹風聲思有以答彼忠誠昭國典則有軫遺孤卹宗黨
或賜以土宇或加之冠冕或接於姻婭或脩乎廢絕蓋惻隱之
至仁不朽之盛德也以至推流根之澤分飾壤之恩又足以慰

罔極之悲成不匱之孝焉

蜀先主時龐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
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
法正為尚書令卒先主為之流涕賜子邈爵關內侯

董允為大將軍卒後主痛惜賜子粲爵關內侯

吳大帝時陳武備將軍奮命戰死帝哀之武子脩有武風建安
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

凌操為破賊校尉從大帝討夏口先登破其前鋒中流矢死子
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
破賊都尉使攝父兵

凌統為偏將軍病卒二子烈封年各數歲帝內養於宮愛待與

子同及八歲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蔣欽為津右護軍大帝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汜道病卒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益封宣城侯

黃蓋領武陵太守加偏將軍大帝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孫皎為征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卒大帝追錄其功封子喬為丹陽侯

程普為盪寇將軍卒及大帝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顧雍為丞相初疾微時大帝令醫趙泉視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帝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濟襲爵無後絕

景帝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朱據為驃騎將軍賜死後二子態損復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態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

後主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扶社稷忠諫卞身封晃子緒為

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亦至尚書僕射

晃大帝時為尚書僕射帝

時廢大子和晃固諫斥還鄉里至是追其功封其子弟焉

宋高祖時初劉鍾從帝為行參軍征廣固以封功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後平蜀有功應封四百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賜以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

沈慶之為侍中大尉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少
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帝愛之又封永陽侯食邑千戶

謝弘微繼從叔後襲爵建昌侯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
拜員外散騎侍郎微亦拜員外散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沈文
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為司空孝建三年文季起家辟
州主簿遷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為山陽五等
伯

南齊武帝時王敬則為右衛將軍又封敬則子元遷為東鄉侯
邑三百七十戶

梁高祖時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卒子為襲封白丹陽
丞為長成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帝追念淹功復封為吳昌伯

邑如故先陽公則為中護軍寧都侯卒子驃嗣有罪國除高祖
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固讓歷年乃受

北齊孝昭帝時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
之恩

武成時張雕為國子祭酒侍詔文林館子德冲謙謹善於人倫
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族權歷員外散騎侍郎
太師府掾入中書舍人隨例待詔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
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勲臣之胃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為郎恩
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
免主印宿直從之

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靜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正各追贈一等

五年五月甲申朔制曰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錫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十一

閏位部 二百一十一

求舊 繼絕

求舊

周書曰人惟求舊傳曰禮不忘其本蓋仁厚之至也自孫劉並起南北建號以暨于梁室咸君臨其國施命興化至乃追念疇曩深懷邦故篤其恩意推之禮遇或屈法以申宥或艱逝而思賢以至巡省維桑周爰顧慕優其賜子加之蠲復頒爵州閭之耆艾延寵藩國之僚佐人用胥悅俗以歸厚夫如是則澤唯渥而非偏賞雖豐而不僭矣

蜀先主初領荊州收以廖立為長沙太守會吳將呂蒙奄襲南

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王先王素識待之不深貴也以為巴郡太守

後主為太子時未敏為家令後主即位為光祿大夫坐過黜免後主以敏東宮舊臣特加優等故廢而後起以為執慎將軍吳孫策與周瑜同年友善瑜自壽春還吳策親自迎瑜授瑜建威中郎將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朕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左丹陽發兵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大帝嘗與朱然同書學結恩愛至統事以然為餘姚長累遷左司馬右軍師總為大督及寢疾帝晝為減膳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自創業功臣疾病帝意之所鍾及卒素

服舉哀為之戚慟

騰喬父胃善屬文大帝待以賓禮卑國書疏帝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帝為王追錄舊恩封喬都亭侯

景帝初為琅邪王居會稽時太守濮陽興深與相結及即位徵興為大帝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

宋高祖時謝景仁初為桓玄黃門侍郎時高祖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高祖共食食未辨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常謂景仁是大傳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

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令當相屈以為大將軍武陵王遵
記室參軍仍為從事郎中雅相推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羨真妃
景仁女也

永初元年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羨繾綣事由情獎
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可復
租布三十年

文帝初為將軍以丘淵之為長史及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
都官尚書吳郡太守

元嘉四年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繆綢大業攸始踐境永懷
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
遺澤酬慰士民其觸此縣今年租布

二十六年三月辛卯徙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曰京口肇
祥自古著符近代襟帶江山表裏華甸經途四達利盡淮海城
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
業頃年岳牧遷廻軍民從散壘里廬宇不建往日皇基舊鄉地
兼藩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稷者數十家給以田
宅並蠲復五月丙寅又詔曰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
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以復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繾綣
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遊踰三紀時人故老
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
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其擾量賜賚之

孝武帝初為都督江州刺史時江蠻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

尉沈慶之伐之慶之以王國令史吳喜自隨使命去來喜為帝所知賞帝於已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白下事平帝以喜為主事稍見親遇擢於諸王學官
王景文為宣城太守元凶邵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帝入討景文聞遣使歸欵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為東陽太守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棣思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為平民

七年三月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阿維承政宣風歲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艱夷情義寔擊于懷今或講練蒐訓涉茲境閭故邑耆舊在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大半撫迹往事傾慨兼著大宗讌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徃猷恩廣前賚可賜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年高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徃施及子孫

十二月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鄧之喬体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欵盡弗忘于懷徃歲息瓊凶悖自取誅剪洽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為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裔宿誠

明帝初為相王時虞愿為國常時轉尋陽王府墨曹參軍及帝

立以愿儒史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

江謚字令和為于湖令明帝為南豫州謚傾身奉之為帝所親
侍即位以為驃騎參軍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北部郎
南齊太祖初為宋相國沈昭略為西曹掾甚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商士中有沈略何職處之儉擬以前軍將帝不欲違乃可
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

宗慧景宋末為長水校尉自結大祖昇明三年豫章王為荊州
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
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京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
府司馬南郡內史

垣闕宋昇明初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真殿省
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有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
將軍

武帝少年與蕭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
轅拆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
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
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拆轅事邪景先
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王宴初為西安主簿武帝時為長史與宴相遇後轉鎮西板宴
記室鎮淦城宴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及武帝即位累
遷常侍丹陽尹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疑
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宴以踈漏被帝阿責連猶疾久

之帝以晏須祿養轉為江州刺史宴固辭不願外出見許留為吏部尚書領大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

張欣泰為尚書都官即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閣將軍領禁旅

沈冲字景綽為武帝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事太子中庶子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

虞棕初為宋黃門郎武帝始從官家貧薄棕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為中軍引棕為諮議參軍遣吏部江溢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部有白以君情願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庶子帝即位以棕布衣之舊從

容謂棕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

臣欽若等曰按晉書

虞嘯父孝武帝時為侍中即棕祖也

劉悛初為宋桂陽王征北中參兵軍與武帝同直殿內為明帝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及武帝鎮溢城後悛出為廣州刺史武帝自尋陽遷遇悛於舟渚間歡宴叙舊亭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帝既即位累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科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

周山圖初為輔國將軍及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湓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

王湛永明初遷豫章王大尉司馬武帝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故委任為輔國將軍

到撫為黃門郎解職武帝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先是宋世帝數遊會撫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中早青瓜與帝對剖食之帝懷其舊德意賜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海陵王初為新安王及即帝位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叙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

明帝初為宣城王即位城國五品以上悉滿叙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

梁高祖初開霸府以齊司徒右長史任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鄉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鄉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月令辰爾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三年咳唾為恩眇昧成飭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彤手善謹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駢餅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貫三儀勲逐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穉府朝初建俊賢驥首惟此魚目唐突與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

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
天監元年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

大同十年三月帝幸蘭陵謁建陵至脩陵詔曰故鄉老少接踵
遠至情見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
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債民蠲復二年普賚內
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
恭軍勤勞并賜位一階并加沾賚是月幸廼賓亭宴帝鄉故老
及所經郡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蕭琛為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手為宗
老琛亦奏陳昔恩以早選中陽夙忝同閉門迷興運猶荷洪慈
帝答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忽談興運具異狂奴

陶弘景齊末義師手建康問謏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比皆成
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
不絕冠蓋相望

何點與高祖有舊及踐祚手詔曰昔因夕暇得訪逸軌坐脩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甦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
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求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元
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
子桓伯兄以穀綰見文叔

文先楊彪字子桓魏文帝字伯

况周黨字文叔

光武字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
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
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體棲志宵寘朕日晏治尚想

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貴然
屈以敵替可徵為侍中辭疾不起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身物
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謙言眷彼子
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
前伐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
給廐人祖曜卿故事同垣下袁煥字曜卿魏大祖賜垣下穀天監三年卒時年
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
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贖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
監經理又勅點弟裔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革首一操心遊物
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幽遠理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
德撫際逾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
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進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
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然汾射
茲焉有記一旦萬古良懷傷悼卿友于淳至親從彫亡偕老之
願致使及奪纏緜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高祖數譙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
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范雲為吏部尚書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暎曰我與
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
范為兄二主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王珍國嘗以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席
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荅曰黃金在臣肘不敢失墜

復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
灑陽縣侯邑千戶
元帝初鎮荊州顏協為記室及卒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
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忠實鴻漸殊未昇上材淹下秩
宗慄初為元帝記室後為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
郎又手詔曰昔扶抑開國尚曰故人西卿作土本由賓客况事
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
任從我於邁多歷歲事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

王褒為安城郡守侯景度江建業擾亂文帝承制轉智武將軍
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勅
王僧辨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
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

陳高祖即位以左光祿大夫王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

沈恪吳興武康人也在梁為新喻侯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

蕭暎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尋補東宮直

文帝梁末避地臨安于駱牙母觀帝儀表知非常人待之甚厚
及即位牙為越州刺史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饒饑兵荒至是始
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大夫人謚曰恭遷牙為貞威將軍晉陵太
守

華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儁高祖南下
文帝為景所囚皎遇帝甚厚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
尉錄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惠勤於簿領及文帝即位除開

遠將軍左衛將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
北齊高祖少與司馬子如相結託分義甚深及入洛除右僕射
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
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
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
劉貴為御史中尉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
重
段長仕東魏為懷朔鎮將常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子康
世之才終不後然也請以子孫為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
相府從事郎中

崔陵仕東魏為左光祿大夫仍鎮黃門尋以貪污為御史所劾

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陵本豫羨旗復其黃門

文宣帝天寶初陳留太守徐遠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沈廢二年
帝以遠勸舊特用為領軍府長史

武成帝居藩曾病文宣令齊州刺史崔季舒療之備盡心力大
寧初追還引見慰免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

張雕為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
侍郎

魏收為中書監兼右僕射開府坐罪除名河清三年起除清都
尹尋遣黃門侍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
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
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

梁太祖唐天復元年正月兼河中節度至府出東郊以素服拜于故節度使王重榮之壠以申夙分又辟其少子瓚為節度判官又請故宰相張濬為重榮神道碑曰帝頃自左馮耒歸蒲板而重榮識在田之奇狀有附翼之深期劉宣威坐席之言形于昔日喬大尉英雄之許感極茲辰帝追思之深故恩禮若是開平二年四月以戶部尚書致仕

裴迪復為右僕射迪敏事慎為遠史治明籌筭帝初建節旄於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為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十二紀不出梁之闔閭甚有禪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為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

遂請老許之眷月復起師長庶官焉

三年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廊延於是巡幸數月暇日遊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而封崇之劉崇太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太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為拳龍劉家子鼎起家為大理評事

繼絕

夫繼絕之禮王者所以歸民置後之文聖人所以勸善况餘分建歷大德未融固宜昭興滅之仁豐延世之賞俾神明之後不廢於蒸嘗公侯之家克紹於圭組用能率勵勲德懷服蒸黎者焉

宋高祖永初元年四月即位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當隨運改至於德參微管勲濟蒼生愛人懷樹猶或勿剪雖在異代義無泯絕降殺之宜一依前興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即封縣公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大傅謝安大將軍溫峯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

是月封晉臨川王司馬寶為西封縣侯食邑千戶中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象尚表墳閭况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并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巴陵王殂南齊和帝以謝沐縣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

是年詔曰褒隆往代羨炳彞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齊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周齊氏宗國高武嫡嗣宜祚并邑以傳世祀降封新塗縣侯五百戶

敬帝大平元年十二月以前昌平令劉督為汝陰南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統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陳高祖永定二年四月江陰王殂梁敬帝以梁武林侯蕭諮子季卿嗣為江陰王

宣帝大建三年六月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封東中郎長沙王
府詔議參軍蕭尋為江陰王

是年追封侯安都為陳齊縣侯邑五百戶子亶為嗣

安都於文帝天嘉四年

年坐事賜死至是追封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詔曰高祖創業已來諸佐
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
立後又詔曰昔武王克商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典及元氏
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右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梁太祖開平二年三月以鴻臚卿李寔唐室宗屬封萊國分為
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寔合留三廟於西都選地位建立廟

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彛典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伏以詩稱有客書載虞賓
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蓄恪敬
之文別式優崇之典徵於歷代襲用舊章謹案唐朝以後魏元
氏子孫韓國公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為介國公隋朝楊氏
子孫為鄴國公為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寔
為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
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一十一

冊府元龜 卷之二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十一

閏位部 三十一

招諫 納諫 聽納 推誠

招諫

古之令王曷嘗不謀及黃髮詢于芻蕘畫自以詢問命官而箴門然後臻夫治也自大運中否群雄擅命瓜剖鼎崎分霸區城吳蜀而下逮乎朱梁或克已悔過疇咨善訓或災謫著見樂聞過名或述遵古道以廣言路或延訪幽遠以詢闕政莫不發明詔布德音勤勤懇懇而敷求讜諫者已若乃納諫有如流之速從善有轉規之易斯固彌縫其闕馴致於道其或聞義不徒垂之空言者亦可惡歟

吳大帝權初信任校事呂壹壹後姦罪發露伏誅帝引咎責躬
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
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諸葛子瑾字

山步騭

義封

朱然

定公

呂岱

相見

並已

時事

當有所

先後

各自

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

孫遜

承明

潘濬

伯言

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
聞此悵然深自刻恠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
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
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孫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
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藁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
姓事不得已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

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
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常帶相
與交結分戍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
存猶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
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諸與易齊桓公
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
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
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又不
相見因事當効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
損益樂聞異計救所不逮

赤烏十一年二月池仍震詔群僚各屬精思朕過失無有所歸

宋文帝元嘉五年詔曰朕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寢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早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克念讞獄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群后百司其各讞讜言指得失勿有所諱

孝武帝即位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群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諫况以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移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秉機詢政立教之休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又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寢今藩隅克宴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寔望箴闕

王公卿尹群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拯俗濟時成功事陳奏無或依隱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詔王公卿士咸薦讜言

武帝永明元年詔內外群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百僚極陳得失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卿士內外群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

東昏侯永元三年正月詔百官陳讜言

梁武帝天建元年即位詔曰裔俗甫多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外中取索增其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斃龍蛇方懸其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

抱屈賈之嘆理有嗷然受困包飢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六年正月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宴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幽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浮沉靡漏遠近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以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十年七月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烈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群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見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闕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迨百務之官宣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裨寡薄

普通三年五月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大同二年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未撥亂反正條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撤田為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王共治致使失禮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救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史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為申達朕將親鑒以舒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陳後王大建十四年二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
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已乞言降情該通高咨嶽牧下聽與臺
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
遂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
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誅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
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
俗之疾苦辨禁網之踈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已聽
受繹善而行庶深鑒物情真我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又著前冊
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
丕承鴻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譽謬
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謗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
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啟沃
北齊文帝即位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蹇蹇若朱雲謬
謬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
祿待以不次

孝昭帝即位詔蹇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庚寅制日兩漢已來日蝕
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進達物情用緝
國章以奉天誠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况茲
謫見當有咎徵其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
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

二年詔曰謗木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

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則知君以虛受為德臣以盡節為忠有國之謀猷立身之模範何莫由斯者也觀夫閔位之君容納直言信用正諫或有寵而必棄或臨事而不行或營構而休工或畋遊而罷意得順流轉規之旨獲享國永年之運垂於世也不亦美乎

秦始皇為秦王九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心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秦始皇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

妾母子相見者茅君之力

後居甘泉宮

咸陽宮兩宮也

吳大帝以建安二年征合肥率輕騎將吐突敵長史張紘諫曰此乃偏將之任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帝納紘言而止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嘉禾中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帝盛怒欲自親

紘綜上疏諫時群臣多諫帝遂不行

又選曹尚書陸瑁上疏諫帝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

遂不又上大將軍陸遜上疏諫帝納用焉

張休為右弼都尉帝常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帝大善之潘濬為少府帝數射雉濬諫帝曰相與別後時時斲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輟壞

之帝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劉基為大農帝勸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帝去翻起坐帝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唯基起抱帝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孫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帝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者皆不得殺

宋高祖初平關中得姚興後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誨諫即時遣出

文帝時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廷尉將致大辟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大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見優詔納之

南齊大祖建元初王僧虔為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去聲殺

囚僧虔上疏言之帝納其言

武帝辛方山曰朕經始北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太子詹事徐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土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帝竟無所脩立

竟陵王子良永明末武帝將射雉子良上書諫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梁高祖初為梁公納齊東昏侯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嘗以為言未之納也後與范雲同入卧内雲又諫曰昔漢高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柰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在位數陸九旌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綠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冗益深後帝親祠南郊株

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思有以寬之

江子四為尚書右丞大同二年上封事極言治政得失高祖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種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尚書可時加檢校於有蠹患者便即勒亭宜速詳咎勿致淹緩

北齊孝昭帝每詢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謏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如卿所言朕初慮萬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度可又行恐後又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如此

趙郡王濬小名須拔與庫狄顛安侍坐於孝昭帝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顛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顛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捷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又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顛安皆從容受納

王晞為太子大傅孝昭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武成帝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右僕射和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不歇欵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聽納

傳曰從善如登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斯亦君人者聽納之難也自咸秦以訖江表逮於北齊莫不據萬乘之勢居兆民之上兵力雄盛威權獨運亦能垂采嘉話延納讜議講求策略優容亮直已然之失改而不吝惟機之務謀無過舉用能克濟於勲業惟和於政典通下情而無壅熙百志而咸入雖芻蕘之微咸獻其說在牧圉之賤並竭其誠而况於在廷師師之臣有位濟濟之士孰不盡忠而効智哉

秦李斯初入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涇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

游說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吳大帝初為吳侯建安五年立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帝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鱉衝闖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齊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壽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交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帝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帝拔刀斫前奏按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多恐攝不

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
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
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衆數雖甚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
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帝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
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扶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程公
便在前發派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
次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可以當孟德決之後遂破曹公於
赤壁

陸遜為將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
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
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縷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
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帝敬納其言

甘寧為周瑜呂蒙所薦達於帝帝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
漢祚日為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
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逮兒子反劣非能承業
基者也至尊當早窺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
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戍軍無法伍至尊令往
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遂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窺
巴蜀帝深納之

呂蒙拜右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
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將欽蔣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帝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齊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又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懷憂慮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帝尤以此言為當蒙竟襲破羽

張梁為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孫奭裨將帝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帝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獎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有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其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自不來矣帝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位梁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從事中郎謝晦諫以士馬疲怠

乃止
南齊太祖初徵顧勸為揚州主簿歡至稱山谷臣上表曰臣聞
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
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
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
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
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剛撰老
氏敲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蕩蕩棄言不以人微廢道
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
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心
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
矣請從此退時員外郎散騎劉思效又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
已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徃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
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
貨室之族陳服伎樂爭相奪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
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斂省徭役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
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集之巢青丘
為狐兔之窟霍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
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社而耻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
下弔沉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
窮山蕩谷此即常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渴豈後殘寇

塵滅而已哉帝詔曰朕戊旦惟寅思弘治道紆夢巖濱垂精管
庫盱食在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玄園
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彰治體有協朕心今
出鎮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矜責思效可付選銓
序以顯謙言

劉繪為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太祖左右陳洪請假南還
問繪在郡何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湏治幹豈可
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為安陸王獲軍司馬

劉善明太祖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陳事十一條又陳起宣
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齋祀廣開賓館以接荒民
帝荅曰具卿忠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

推誠

夫知人則哲蓋王者之攸難任賢勿貳乃臨下之懿範所以當
開創之期濟經綸之業自非開寬明之懷納義烈之士察其心
腑鑒彼邪正則何以聞讒間之辭不以介意解就擒之虜咨以
良策得訛言而撫慰用逆黨之才能蓋上能以誠信而自持下
則感待遇之過望為之禦侮罔避艱難雖不能混一區宇大庇
蒼黔而君臣之際亦可詠矣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關羽河東解良人亡命奔涿郡先生於鄉里合徒眾而關羽與
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
主周旋不避艱難子命孫孫吳孫策與太史慈於神亭戰慈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
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
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
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
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策又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
赴文舉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
鈎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
翥光階尺木者也策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
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左
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齋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勅公卿宣
陽門今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明帝即位諮議參軍張忻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
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梁高祖時朱异詣都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勅付尚書
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勅擢為
揚州議曹從事史

鍾嶸南齊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未定而日不暇
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筭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項街服既纓組尚
為減獲之事職惟黃散躬履葺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

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
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
僞雜僞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其虛號而已
謹竭愚忠不恤衆口勅付尚書行之

北齊神武時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
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出暹而謂陳元
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趣入
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
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
陽休之為度支尚書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荅
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政治之先帝深納之

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
孫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
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
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相論辨今兒子豫
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
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便與
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並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似廬陵
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曰慈有不
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
而已後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策曰明
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大史子義

子義慈字青齊名士以信

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
慈至

張昭為孫策長史撫軍中郎將昭每得北齊士大夫書疏專歸
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
聞之嘆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
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以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遣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
志趣不止於此帝不以介意

宋高祖以太子詹事中書令傅亮任摠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
門外每旦車嘗數百輛

劉粹毅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眾並疑粹
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食
邑五百戶

孝武帝時王玄謨嘗討南郡王義宣人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
通謀帝不能明後為雍州刺史州間訛言玄謨欲反帝知其虛
馳使撫慰之又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
復為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忘笑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
故帝以此戲之

關文

初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寬人待物諸軍帥

有父兄子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為之用莫不盡
力平定天下逆黨多獲全其才者並見授用有如舊臣
南齊太祖初鎮淮陰為宋帝所疑遺書結青州刺史王玄邈玄
邈不相答和及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

軍直過還都啟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大祖引
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
陳顥達為護軍將軍太祖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顥達上熊蒸一
盤帝即以充飯

梁高祖初舉義師時馬仙琕為齊寧朔將軍高祖使其故人姚
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
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
曰射鈎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
曰小人如失主大後主飼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美之
陳高祖初為廣州中直兵參軍監江西督護梁大同中盧安興
為廣州南江督護杜僧明與兄天合俱行安興死僧明復副其

子子雄子雄討交州土豪李賁不免賜死子雄弟子略子列與
僧明天合周文育同謀攻廣州高祖時在高要率眾來討大破
之殺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為主帥高祖征
交趾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

常載為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辨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
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克水柵仍遣載族
弟颺齋書喻載以誅王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載得書乃以其
眾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颺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
才任使引載常置左右與之謀議

文帝初為臨川王拒王琳於南皖時荀郎從帝會高祖晏駕宣
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郎第曉在都知之乃謀卒其家

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慰
郎令與侯安都共拒王琳琳平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
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

陸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
徒是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彪徒鎮會稽子隆隨之及
文帝討彪彪將沈秦吳寶直甲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
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為中兵參軍

後主末魯廣達為中領軍隋將韓擒虎之過江也達長子世真
在新蔡乃與其第世雄及所部奔擒虎遣使致書以招廣達廣
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
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手賜黃金即

日還營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孝靜帝興和中高季式鎮永安戍高慎
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神武神武
昭其至誠待之如舊

文襄帝輔政時清河王岳初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
戎器儲甲千餘領至是岳以四海無事表納之帝數至親之重
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
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頓請納又固不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一十三

閏位部

三十三

求賢

命使

求賢

古之為邦令聞長世者曷嘗不諮訪幽仄詳求髦彥以熙工濟俗者哉自南紀建國迄于高齊朱梁莫不延采逋逸網羅俊又俾有位以論薦命輜軒而詢察勤勤懇懇形於詔令皆以踐聖哲之風軌隆政教之元本收一代之材濟當世之務者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詔曰周宗以寧寔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寢寤樂賢為日已久而則哲難階明揚莫效用令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慙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彞訓

貢士任官先代之成準便可宣勅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孝武帝大明六年詔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者具以名奏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既誅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詔曰昔凝神佇逸儲溪讚道湛慮思才傳巖毗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資鉄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列俯弘景祚每結夢庖昇瞻言板築有劬日晏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揖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居幽遯棲信誠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方克順彞倫咸叙王者精加詳括補朕意焉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盡搜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

五年九月己未詔曰夫箕頽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艱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闕梁蕩靄區縣澄氛偃武脩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靜馳簿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息事衡樊鑿坯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衿德茂昭厥禮群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後廢帝即位初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欽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興言文士當

想得人可普下收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羨讓光閭或匿
名屠釣隱采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
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昔聖王既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
祕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設人諛然猶正士比轂
竒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宸廵政日晏忘疲永言興
替望古盈慮姬夏前載猶傳訓謨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
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
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
無遺茂永激遐芬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叙

八年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
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遣內侍周省四方訪賢舉滯若懷寶
迷邦蘊竒待價苗嚮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
輜軒所屆如朕親覽

五年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彫訛幽仄罕
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肯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
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無
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

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曰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行宮而登泰壇服袞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群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由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七年四月詔在位群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大清元年正月詔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立壑聞達不永咸使上言以時聘舉

二年正月詔在位各舉所知

四年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

五月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規救猷可替否用相啟沃班下方岳傍求俊義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

敬帝大平元年九月詔殊材異行所在奏聞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脊怨獨結延佇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采何嘗不褒獎抽揚緘書紳帶而傳巖虛往空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草澤遺才將時運澆流

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嘆新安大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
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暹並世冒清華羽儀
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
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舉大厦可成使棫樸
載歌由唐在詠

宣帝大建四年秋九月辛亥大赦天下詔曰與善從諫在上之
明規進賢竭言為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位雖世襲隆平
治非寧一辨方分職肝食早衣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
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為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
莫陳可否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為難值至如衣褐
以見擔登以遊或者艾絕綸或妙年異等于時而不偶左右莫
之譽黑貂故弊黃金具殫終其滯淹可為大息又貴為百辟賤
有十品三拙並驚勸沮莫分銜謠徒擁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
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迺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
化華外朝廷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
其蒞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

後主即位初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子民雖因革儻殊弛張或
異至於傍求俊又爰逮側微用適和美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
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昏外而宗社任
重黎庶務殷無由暫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
周行但勞霄夢屬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
景夜捐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

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
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
負能仗氣擯勢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謝以慰志人生一世
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馳以觀國望金馬而
來廷便當隨彼方圓訪之矩矱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以上及三
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舍人每二
年之內各舉一人

後主天統三年太上皇帝詔京師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
五品以上各舉二人獮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
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

武平三年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
下位負抱器業又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理得失之道規救
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
丘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史備禮邀致異無遺逸之恨

二年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
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才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
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拔者有司薦導
之如在使後顯立功勞別如遷陟

三年制自開創已來凡有赦書德音節文內皆委諸道搜訪賢
良尚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沉潜用晦負王霸

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
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群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
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所貴牢籠俊傑採撫英翹

四年九月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為人父母孰比禹
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已求
賢俯仰星辰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
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為政樂在進賢蓋由國有萬機
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霄分輟
寢日旰忘食思共協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
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春言方岳下及山林豈
英竒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勲尚翊世或才踴
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
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如
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
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
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群亦當捨短從長從才授
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務十室勉思薦
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別刺處分

命使

周官有瑞節之制小雅著皇華之詠至於四方安車之適八月
輶軒之舉皆命使之謂也自建康數代以迄於魏齊朱梁曷嘗
不順考古道疇咨令典濬發明昭臨遣使臣宣布德澤班示政

令糾吏治之得失訪民情之疾苦賑災荒以施惠索亡叛以誥
姦觀省風俗搜揚逋逃察獄犴以盡飲恤之旨勞屯戍以申賜
賚之命是皆古先令王明達其視聽兢業於幾微之意也斯為
邦之要道昭德之不訓者歟

吳景帝永安四年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周俗察將
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後主鳳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出亡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位丁丑詔曰古之王者巡狩省
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極災卹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
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之士鑒寢屬慮思求民
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
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優治未
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
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文帝元嘉三年正月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
直散騎常侍袁淪司徒兩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直
起步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使南
兗州前尚書左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
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國子博士裴松之使湘州尚書殿
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大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
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
院園容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

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
頰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
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暗屬承洪業寅畏在位昧於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深谷懼國俗凌頹民風凋偽青厲遠和水旱傷業
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彛闕政刑乖謬未獲
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群心莫盡納惶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
難王道未一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彼氓庶無忘攸恤今使兼
散騎常侍等申命四方周行邦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
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
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
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隳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
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彌朕意五
月乙巳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遠四聰猶巡嶽省方採風觀政所
以情偽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壅九臯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
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願言傳巖發爽霄寢而立園之
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尚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飡今氣祿
祛蕩宇內寧宴旌賢弘化於是手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
守稱職之良主華一介之善悉須列奏勿或有遺若刑嶽不郵
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
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與誦廣納嘉謀務盡啣命之
旨俾若朕親覽焉

八年閏六月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

九年六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彊偏壅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

十二年東諸郡大水人民飢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以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五月庚申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寢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交替若疾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閏六月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詔曰朕龕亂寧民屬膺景祚鴻製初造革道維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鑒寢疾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汙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瘡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詢之與誦廣納加謀每畫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三年八月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宜量賜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壬辰詔曰夫興玉經制定先民隱方求廣教州於四維朕以莞眇夙膺寶歷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寢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搖問其疾苦今民間有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惠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狂職事紕繆隨公存私害氏利已

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務令精治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元徽元年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氓稅盖有常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垂昔淮湘江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逾甚永言矜歎情兼霄寢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密其幹遠舊令後非公限者並即蠲改具條以聞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以交寧道遠不遣使

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又遣右衛將軍給事中呂安國出司州案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

三年十二月命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焉

海陵王以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位八月甲辰詔遣大使巡行風俗

梁高祖天建元年四月即位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脩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鈎致王道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籍代終之運當握符之重取鑒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昭遠

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往興言夕惕無忘鑿寢可分
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
章忘公殉私侵僨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竒待價
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輜軒所屆如朕
親覽焉

三年六月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下征躬事巡省民俗政
刑罔不畢達末代風彫又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晏而
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清同再撫摠攬九州遠近
人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
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子懷中夜太息可分
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距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原同列
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邊聽遠聞事同親覽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

陳武帝永武元年七月乙亥即位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

璽書勅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
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沸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
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暮賦約迨兵江左累屬於
鮮卑金陵又非於梁國有自氲氲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
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離未能若於梁朝者也朕
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除間浪汨靡不征行浮
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朔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杞十剪強寇豈
由人謀皆由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惟其

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東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及伯於滄
州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士翹惶尺命難程遂享嘉祚今月乙亥
升禮大壇言念遷垆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大運斯
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尾象夜張朝景重
輪泣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沐
鉦映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割符名守方
寄恤隱王曆惟新命有所慶相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慶惠以撫
孤貧威刑以禦狡猾若有藿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首擅強
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
徑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
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
中寡師立若自保帝患之令黃門侍郎蕭乾往諭之謂曰陸賈
遠在趙地歸順隨何奉使默布來臣追想清風髮髯在目卿宜

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
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欵附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分遣使者宣勞四方

二月遣使者齎璽書宣勞四方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二年六月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

六年四月詔曰戢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
近命師薄代豎在濟民清齊舊隸膠光部落又患凶戕爭婦有
道棄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慙胸山黃郭車營
布滿扶老携幼蓬流草拔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飢饉病疾不
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撫慰仍出平陽倉穀拯其懸罄并充糧
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懇

後主至德二年正月分遣大使巡省風俗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二月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喻天下

三年十一月詔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

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戊午即位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史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

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

遣李樊等八人

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

廢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

孝昭帝以皇建元年八月壬午即位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河清三年九月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免其租調

後主天統五年七月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

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鄩使于南安左散騎常侍吳藹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告賜之又命將作少監姜弘道為朗州旌節官告使副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十四

閏位部 三十三

權略

訓兵

權略

夫濟多難逮大業安反側集事機蓋有任夫權謀者焉故其智不足仲尼之所非以竒用兵老氏之攸述而况天保未定世故糾紛專據一方抗衡上國或經綸伊始戰鬪未寧或維御方初統制斯在乃有反乎常道奪乎英略揆理侔於策著揣事等於符契終能成經世之務申除惡之志應變之速良可稱焉雖復捨正從譎受譏於春秋其於反權合道有濟乎當世易之見幾而作傳之好謀而成者皆是之謂矣

蜀先主初在吳時益州牧劉璋網維顏池周瑜甘寧並勸孫權取蜀權以咨先主先主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輔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先主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初魏太祖始征柳城先主說劉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子祖還表謂先主曰不用君之言故失此大會也先主曰今天下分裂曰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限也先主既得成都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雖未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吳大帝初為吳侯漢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湏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繫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乃勅軍中皆嚴精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舩器械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偏將軍全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謀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

二十五年魏文帝受漢禪權聞魏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

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然後可
以怒衆怒衆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魏封權為吳
王郡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
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耶
遂受之又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
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藏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
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
葛瑾潘璋楊粲勅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
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來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
置當奉還土地人民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魏文帝報曰君生
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以

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國語云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

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遂有曾母

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

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恠之又

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

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

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仗故

遂悅仰從群臣令省議上事疑誠深至心用慨然愴悽動容即

日下詔勅諸君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畧曰浩周字孔

異黨人建安中

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閔羽所得權襲
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位王位權乃遣周為賤魏王曰昔討
閔羽獲於將軍即謂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奏款之心不言而發
先王來深番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
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
令本誓未即召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
之赤心不敢有他願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還表至情實
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性本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
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東土而中間寡憲庶事不明
畏威志德所取重矣先王思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具明開
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閔羽功効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
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
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
目明不勝其度權世受寵遇分羨深焉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
察悽悽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念軍當引遠故除合
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守江又為馬將馬和復將四
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
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寔在遠不預聞知約勅無
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
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兵牽軍遠次事業
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俗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特在

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
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充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
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
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
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
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謂
周曰孔異鄉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
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又番其
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脩意既款
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
云其已振已空閣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象國恩復見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乎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
昔君之來款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
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周慙佈自傾國
思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
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予當入侍而未
有耦昔君念之以有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
常奉戰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翼永自固定其
為惠分豈有量哉如是款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
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
恩情豈有已耶又款遣張子布隨輔護之猴性無余凡所款為
令盡宣布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于

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于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其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權遂改年臨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

江拒守黃武二年八月魏文帝在廣陵吳人大駭權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甚憚之遂退軍

孫休永安元年大將軍孫綝秉政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十一月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布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等告廟人各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

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思者綝之弟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

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寮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伏誅宋高祖武帝初參劉牢之軍事孫恩頻攻勾章帝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帝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內兵力甚弱帝乃選敢死之士百人咸脫甲胃執短兵並鼓噪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尅勝然眾寡不敵帝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眾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眾大上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滄瀆帝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

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帝曰賊兵甚精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
失利必破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裕多設伏兵兼置旗
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
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帝且戰
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帝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
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帝因呼更戰氣色甚猛
賊眾以為然乃引軍去帝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南齊太祖初迎立順帝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黃回與司徒袁粲
相結舉事粲據石頭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
汙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遇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
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後終誅之回弟駟及從弟

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征虜將軍王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
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
惜為啓正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
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

薛淵為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標寇壽春帝以道標淵之親近勅
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
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為淵書與道
標示購之意魏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

武帝不預時後魏侵邊帝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正聲
伎

梁高帝義師起陳伯之為齊冠軍將軍據尋陽以距義師及眾

軍次尋陽然後歸附與衆俱下伯之頓首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後懷翻覆蜜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欲遣信誘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呂僧珍為前軍將軍直殿省孫文川等作亂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僧珍師羽林兵邀擊不能却高祖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示衆少晚則走矣命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川斬于東市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豫之諸將出討奉行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亡初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為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

文襄東魏孝靖帝武定中為定將軍時候景據河南反令韓軌討之不克文襄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歆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以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朱梁太祖乾寧中急攻兗鄆朱瑄來援於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於魏屯於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

魏之芻牧羅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懼乃款於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於弘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亦圖克鄆慮弘信離貳每歲歲賂遣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西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遇之故弘信以為厚已

開平五年二月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士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裒斂無狀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因縱火驅擁為渡淮計存儼誅行琮而無遺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為主而以衆情馳奉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遂請討其亂兵至隰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師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

乾化元年以權知輝州事前鄆州支使琮校金部郎中段知新為輝州刺史仍進階超至銀青光祿大夫進官超至檢校工部尚書武威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帝英果迅速顧事之由于司存者皆逶迤不速意甚惡之况肇樹丕構方以肥養生物惣一赤縣為念故戎將之超寵意數咸宜發宸旨靡由宰司用之以激諸勇毅冀夫急效亦王者之權道也

末帝貞明初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于帝曰魏傳六

州精兵數萬蠹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
含怒大祖口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彊得肆其志
不如分割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
後之人不為師厚邪若割相魏為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
帝曰善則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
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勲勞建節屯師亦從機
便比考魏博一鎮廵屬六州為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屏所
分憂寄允謂重難將識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為魏
博親隣其次相魏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於并晉分頭
常冠於魏封既湏日有枝梧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困奔命
於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終日其相州宜建節為昭德軍以
澶衛兩州為屬郡以張筠為相州節度使

訓兵

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周禮大司馬之
職掌仲春教振旅皆所以訓戎政而簡軍實也自江左建國以
逮失朱梁莫不循經武之制舉兵之典或考禮之前代或寓令
於游畋或閱水戰之備或參華戎之選至乃躬秉武節以明乎
由近近處禁囿聿勤於肄繇是少長有叙卒乘兢勸允符申敬
之象以成式遏之業故仲尼有言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斯
可監也已

吳廢帝亮始親政事時孫綝專政亮乃取兵子弟年十八以下
十五以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

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講武於宣
武堂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臨玄武館閱武

十六年正月戊寅於北郊閱武

二十年二月於白下閱武

二十五年二月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
常典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脩而號令未審今
宣武塲始成便可克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

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塲主胄奉詔列奉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
辨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岡設王公百官便坐慢省如常儀設

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議主
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較獵之官著袴襪有
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
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同領軍將軍一人督右
甄將軍一人督左大司馬一人居中迴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
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
左右丞都官諸曹郎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
曹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塲列
為重圍設番守垣街位於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為上設雲從
官位於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
行止車門外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

幕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曰平旦正有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聞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文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辨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劔履進夾上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郎負璽陪乘不帶劔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獲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替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再至制曰可正直侍中悅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鞞戟虎賁毛頭文衣鷄尾以次列陛正直侍中奏鮮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慢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鞞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曰裹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角骨毛羽不登於噐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噪警角至武場止大司馬屯旌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護車收載

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正厨置樽酒俎肉於中達以犒饗校獵衆再哺正直侍中奏言從官還著未服鞍轡復鞞再嚴先署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辨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侍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立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榻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棄與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番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駕車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榻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入常

儀正直侍郎奏解嚴

孝武孝建二年九月丁亥于宣武場閱武

大明五年二月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為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

七年正月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誥書於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融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並巡江右講武校獵十月戊申幸南豫州癸巳習水軍於梁山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玄武湖講武

四年正月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群

師可量班錫

六年九月幸琅邪講武習水部軍

九年九月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十月幸玄武湖講武

梁武帝大同四年九月閱武於樂遊苑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幸正陽堂閱武

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丁卯幸大壯觀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門歡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戊寅還宮

後主至德四年九月甲午玄武湖肄艦閱武

北齊文宣帝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徒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幸繁臺因農隙以講武事

二年三月幸澤州甲申登東北隅道遙樓蒐閱騎乘旌甲滿野

七年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

十一月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

三年三月幸右軍舊杏園講武

十一月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

四年正月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

二月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士

十月幸化開門大閱軍實

十二月親閱禁軍命格闔于教馬亭

乾化元年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丙子閱西番將軍及親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踊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

十月帝北征駐蹕相州癸丑閱武於州闔之南樓丙子帝御邑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大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馬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嶽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即命丞相泊文武從臣列侍賜逮晚方歸

二年三月甲子幸具州之東闔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闔閱騎軍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